

1978
江陵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陵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江陵文史资料

第六辑

荆作志藏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陵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九月

责任编辑 刘大超 黄万钧

2B09/36

江 陵 文 史 资 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北省江陵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荆州地区新华印刷厂激光照排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 120 千字

1991 年 10 月第一版 199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2,000 册

[1991] 鄂荆图字第 28 号

目 录

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选登)	胡鄂公(1)
怒向屠刀斥顽敌	周纯智 樊则柱(23)
段德昌在江陵的战斗足迹	彭仲华(30)
悲天悯地正气歌	聂家乡(36)
舒赛在抗日时期被捕始末	范 慧(44)
难忘的怀念	
——回忆胡耀邦在荆州视察青年工作	高国宏(56)
领导 兄长 知心朋友	
——回忆李大汉同志	杨 林(62)
湖北省江陵县副县长李大汉	
用身体英勇堵住荆江大堤漏洞	新华社(77)
回忆我与邵汉元的接触	郑桓武(78)
漫忆陈敬业先生	李世荪(82)
我为祖国争荣誉	杨 涛供稿 李金法整理(89)
江陵人民支援解放军渡江南下侧记 ...	聂家乡 李 生(94)
荆江湖涌风情动	
——解放前夕沙市的物价波动与工人罢工斗争	
.....	、敬楨(101)
活捉匪首杨颂九	陈守芝(109)

阳光下的罪恶

——记解放初期马山反革命暴乱…… 周纯智 樊则柱(113)

1935年洪水围城纪实…… [李梓楠]供稿 刘大超整理(117)

草市大水剪影…… 绿 波(125)

震惊荆沙的1946年民生公司“生众号”拖轮沉没事件……
…… 顾崇翔(132)

江陵水利建设史上的一项奇迹

——忆漳河水库二干渠建设始末…… 朱洪矩(134)

触目惊心的八岭山盗墓案…… 赵永祥 刘大超(140)

西汉古尸遂少言出土记…… 孙先菊(148)

艰苦创业 救死扶伤

——荆州医院建院四十周年回顾…… 袁昌炳(154)

铁女寺散记

…… 铁女寺主持宏法大师口述 姚家松记录整理(158)

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选登）

胡鄂公

胡鄂公先生（1884—1951）出生于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郊，是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重要人物。青年时期，他在北京求学期间，为了反抗满清统治，曾邀约同学发起组织“断发会”、“共和会”。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他因事由北京赶赴汉口，适逢辛亥革命爆发，即以满腔热情参加了革命斗争。军政府成立时，他担任了都督府高等侦探科长，主持高等侦探、普通侦探、步探、马探四科总办公处工作，并负责武昌地区的卫戍事宜。战事发生后，黎元洪以“状字第一号”委胡为鄂军水陆总指挥，其后代理军法科长。月底，黄兴抵武昌出任战时总司令，胡为副官，主管兵马补充。汉口失守，胡任龟山要塞监督，监守汉阳。11月7日，北方革命组织代表冷公剑、杨时杰等相继抵武昌，要求派员主持北方革命工作。为策应南方革命，黎元洪于12月10日委派胡为军政府全权代表，绕道上海去京、津。12月2日，成立鄂军代表办事处，胡兼任总指挥。20日，铁血团、光复团、急进会、女子暗杀团、北方革命总团、共和革命党、北方共

和团等革命团体组成统一的北方革命协会，胡鄂公任会长，派孙諒声等到滦州策动二十镇第十九标起义。1912年元月2日，滦州宣告独立，但由于袁世凯重兵镇压，孙諒声等壮烈牺牲。这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胡乃由天津南下南京向孙中山汇报北方革命形势，后受孙中山指示，又返回天津。9月，胡派钱纳水、蔡德辰等人潜入北京，约定北京、通州、南苑、齐化门、阜城门一带毅军20个营队同时暴动，直捣清朝封建统治老巢，但因接济未到，加上叛徒余临江告密，暴动失败。19日，胡又组织张先培、黄之萌等在北京东华门刺杀袁世凯，未中。27日，京、津、通、保联络员及各军代表在天津开会，组织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推举胡为总司令，计划于29日夜12时在天津举行大规模暴动，因误发信号，部分起义人员提前行动，各路人马未能及时响应，暴动又告失败。

从武昌受命到南北议和，前后不到三个月时间，胡鄂公领导发动了十数次大小起义。为了纪念起义的各个战况，胡着手编写了《北方革命实录》、《烈士传》、《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等。其《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手稿，至今存于同乡好友钱纳水先生之子钱江湖先生手中，其全文在台湾出版的《武昌首义史编》一书中已全文刊登。今年是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为了表示我们对参加辛亥革命斗争先烈的怀念，并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辛亥革命起义的经过，我们选登《辛亥革命三十五日记》中记叙武昌首义发难情形的几篇，以飨读者。

（刘大超）

此为予今年在武昌革命军中每日所记者，计自八月十九日起，至九月二十三日止，凡三十有五，都为一卷，以今年岁次辛亥，故署曰辛亥革命武昌三十五日记。虽于起义经过情形未能赅举无遗，然亦可以见革命诸同志艰难险阻之一斑矣。予现以事奉命北上，无由排日续作，爰重售校，储之行篋，以貽后之治史者。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灯下，江陵胡鄂公识于武昌鄂军都督府。

八月十九日

予今晨在驻马店上车时，闻得车站中汉口北上客人相与谈论，湖北官宪连日防范革命，人心极为不稳。下午四时半车抵汉口大智门车站，不见吴若龙同志等在车站相迓，心颇异之。下车，寓大智门车站附近之铁路第一宾馆楼上，腹肌，呼茶房开饭。饭罢，而吴若龙等仍未见来，因至后花楼共和会所设之秘密交通处询之。至，则阒无一人，大门已为警察局封闭。邻居杂货店老叟，予因与之相识，因就而问焉。据云昨日俄租界革命总机关炸弹爆发，革命党册籍尽被抄去，故各处革命机关多被查封。警察局查封此处时，幸居住之人有事他去，仅将房屋封闭。予闻老叟言，始知若龙等未到车站相迓予之故。予返寓，又闻得寓中人谈论，武昌军警昨日在小朝街85号张廷辅家，黄土坡杨宏胜杂货店等处，捕去革命党七十余人，且有彭楚藩、刘尧徵、杨宏胜三人，今日上午将放晓时，已被戕于督署门前之事，时已下午七时余矣。予方入室解衣卧，忽闻寓中人声嘈杂，因出室询之。据谓闻得炸弹声、步枪声，予立楼头细观之，亦闻到步枪声数响，但声音微小几至不可辨识。再听之，即不复闻。予返室，复解衣就寝，念武汉革命机关破坏，究竟被捕被杀同志有若干人，吴

若龙等一般同志是否亦在被捕杀之列，一时思潮起伏，不能入梦。迨九时，又闻枪声频作，因夜深人静，楼窗未合，尤清晰可辨，予料此必军队中同志发难后进攻敌人之枪声，约二十分钟，枪声又停止。然予以为枪声之停止，革命军战胜敌人耶？抑敌人击败革命军耶？予思之而不能决。至十一时，枪声又起，未几，且闻杂以炮声。十二时许，天忽小雨，继之以风声，至此，枪炮声亦较前稀疏。二十日上午一、二时之间，忽闻寓中守夜人谓，武昌城中已起火，而枪炮声亦随之渐紧。迨三时以后，枪炮声已混为一片，震耳欲聋。至天将曙，枪声炮声仍继续不断，予亦终夜未入梦。

八月二十日

予于天晓起身盥洗时，即闻得寓中人语，有湖广总督瑞澂第八镇统制张彪等弃城逃走，武昌已为革命军占领之事。盥洗毕，急至江汉关码头一带，眺望武昌景象。遥见黄鹤楼头，模糊中似有大纛旗一面，迎风招展。而瑞澂、张彪等弃城逃走革命军占领武昌之说，已成一般人街谈巷议之资料。斯时，携眷由武昌乘船到汉口者不绝于途，但无一船回至武昌者。同时，亦有人由汉口中国地迁入各租界，大都形色仓惶，予由一码头经歆生路回铁路第一宾馆时，见中国街前后花楼等处已有路劫之事，而站岗之警察，则不见一人。予决于回旅馆结帐后，渡江至武昌革命军中，时已上午八时矣。予到旅馆，检点行李，呼来人力车，使挽赴一码头。时租界上亦有路劫之事，铁路第一宾馆，为法租界延长马路越界所筑者，逾路即中国地。予行李甫至旅馆门前，突来二暴徒劫持之而西，予亦不之顾，遂孑然一身乘入力车到一码头。予身所有之钱，于付车资后仅余银元三元。时江汉关钟声已九时有半，予欲雇

一船渡口，徘徊至四小时之久，竟无一应者。迨下午二时许，始觅得小舟一，舟资即银元三元。舟子渡予近汉阳门江岸时，岸上数哨兵举枪指舟射击状。舟子惧，欲退回汉口，予强止之，乃得就岸。哨兵咸为二十余岁青年，左臂均缠有白布，用以表征为革命军者。予与之语，彼此呼同胞或同志。予问其长官现在何地，该哨兵等谓在黄鹤楼。予请其导予往晤。该哨兵等见予所服为西服，且无发辫，一哨兵遂欣然偕予前往。予与之行经汉阳门时，见汉阳门前横尸四五，多系军服革履，予何之，谓系军队中旗人。予与之进汉阳门，见门内所陈之尸，较门外尤多。予问现在黄鹤楼者何官何职。彼云，现住黄鹤楼军队，系步炮各一排。因昨晚起义后，各营官长，均已逃匿，故参加起义军官，仅队官一人，排长四人，司书生二人，现有军队，多为目兵代表所指挥。今日各界同志，在咨议局开会，已公举协统黎元洪都督，都督府即设于咨议局，所有军队，日内当改编为革命军。军队改编后，官长方能确定。予等言至此，已到黄鹤楼，该军队办事处设于黄鹤楼警钟左首怀白楼茶馆中。军队中衣服冠戴一无分别，惟数兵腰际悬有指挥刀，其地位似较重要，或即哨兵所言之目兵代表。予与一悬指挥刀者道来意，谓予有事须至都督府见都督，请其派人偕予前往。悬指挥刀者谓现值城中肃清残敌之际，步行恐被飞弹掠及，此处有差马数匹，因事他去，请即在此稍候，一俟差马回，即派人护送同志到都督府。予闻言遂暂留该处，时已下午四点钟矣。予漫步怀白楼外，见警钟楼上，悬有铁血旗一面，宽二丈余。是即今晨在江汉关码头隔岸模糊中所见之大纛旗也。警钟楼右侧，架有山炮二门，黄鹤楼头石塔两侧有野炮二门。均实弹卸衣，有炮兵看守。怀白楼为

一二开间广阔之大厅，靠上首一间，约有士兵同志二十余人，据茶桌高卧，鼾声雷动。想象昨夜发难时，终宵辛苦所致。稍南，设一茶桌，五六轻伤同志，相与围桌讲述昨夜今晨各营发难时情形。予复入怀白楼就而听之，始知昨晚七时枪声炸弹声为工程营第八营同志之发难，九时许枪声频作，为革命军进攻宪兵营旗人及三十标旗人。十一时至十二时起风下雨时之稀疏枪声炮声，为革命军第一次进攻督署之失败。今日上午一、二时，武昌城中大火焚烧，枪炮声亦渐紧，为革命军总指挥吴兆麟自领军队在王府口督署后侧等处纵火之第二次进攻督署，迨三时以至天将破晓，枪炮声震耳欲聋，则为瑞微等逃走后革命军占领督署时也。将近下午六点钟时，悬指挥刀者忽来告予，谓差马已回，现由高炳章护送同志前往。予致谢意后，即偕高炳章下黄鹤楼。到斗级营西头夹道处，则有一马夫挽二马以待，高炳章策马前驱，予揽辔后从，马夫则紧予马之后。

予等行至斗级营东头夹道时，忽闻前部枪声数起。高炳章曰，此革命军清剿残敌也，请立此稍待。未几，三革命军人押解五、六旗兵迎予等之部而过，盖送彼到黄鹤楼发落也。予等俟其过去后，仍继续前进，但行至长街时，枪声又忽起，如是者三，始到阅马场都督府，予与高炳章至都督府前时，即并骑入辕门。高炳章当立马举刀向楼上致礼作报告曰：报告，胡同志有事见都督，骑兵高炳章由黄鹤楼护送来此，完了。但所谓都督府者，即昨日之咨议局；所谓辕门者，即昨日咨议局前之院门。咨议局为一大栋楼房所构成，楼房前半栋楼上楼下十余间为会客厅、办公室、卧房等，楼房后半为会议厅，会议厅之东西南三面为旁听室，邻接会议厅之东与会议厅之

后为一排厢房。楼房之前，绕以短垣，短垣之内为草坪。高炳章即立马草坪之上而向楼上报告也。高炳章报告毕，楼上人高声传语请胡同志上楼来。予弃马与高别，当上楼时，楼上数人下楼相迓，盖吴兆麟、张振武、李作栋也。吴、张、李等延予于都督黎公处。黎公所居之楼为东南隅之一室，室殊广阔，中陈书案一，书架一，圆台一，椅凳之外，又有卧榻，零乱错置，毫无条理，黎公服以淡灰色夹袍，面若有不豫者。时下午六时有半，予以彼身为革命都督，必系革命同志。与之谈国内革命形势，应于武汉三镇防守布置后，即派兵直捣北京，彼不语。与之谈武汉战守之策，应即日派兵将武胜关、田家岭占领，彼亦不言。时张振武及诸同志等围面观者如堵墙。盖在张振武等一般同志之意，原知黎公初被拥戴，非所心愿，特欲假外来之予与之见面，俾其不得不以都督身份接待之。此中经过，予实一无所知。予与黎公谈话间，适厨役送饭至，予观之，四菜一汤一饭，盖为黎公一人备也。黎公见饭菜前陈，因问予曰：食晚饭未？予答曰：否，某今日尚未得食，就此伴食于都督如何？予作此言时，围观诸同志，咸目取而心笑之，因黎公今日亦未得食，众以为予言有所讽也。厨役当为予取来碗箸，予即与黎公共棹面食。食罢，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遽请予至军务部，为予言已：同志所谈者乃军务部事，黎公原非革命同志，对于革命军政之进行，因非彼所素习，即彼今日到咨议局被举为都督时，亦曾再三坚辞不就。同志到此之前一小时，彼尚欲回其家中，经大家劝说始止。故同志所言，始知黎公之任都督，系被革命同志所强迫拥戴者。予于是与张道寒温，问里居，并予以一名刺示彼，彼亦以一名刺给予。军务部在楼之西头，适与黎公所居之办公

室遥相对，所有办事人员，均相处一室。当予与振武据案谈论时，忽一同志见案上所陈之名刺，因趋前作惊讶状曰：此胡先生名刺，焉得来此？振武指予曰：此即胡先生也。该同志闻张言，乃趋前向予长揖。予听其名氏，则知为共和会同志刘铁仙也。铁仙虽为共和会会员，但与予见面此为第一次，铁仙因亦同振武与予围桌共谈。振武谈锋健，初由工程营发难谈到楚望台集合，继由楚望台集合谈到占领督署；又由占领督署谈到咨议局推举黎公元洪为都督暨都督府参谋、军务部组织情形。当振武谈到参谋、军务两部组织时，颇有不悻之意，谓参谋部长杨开甲，军务部长孙武，一个因逃避责任，不敢到府就职，一个因在医院疗治不能到府就职，故参谋、军务两部之事，均由别人负责代行，此如何使人心服。因是时吴兆麟为参谋部副部长，振武为军务部副部长，故张发此感慨。予问铁仙，吴若龙、聂松樵等情形如何？宁敦武现在何处？铁仙谓：吴若龙、聂松樵等均无恙，宁敦武于工程营发难后，与法政同学等武装保护官钱局。铁仙言至此，忽闻枪声数响。时枪声愈密，警卫队马荣上楼报告振武，据哨兵言，三十标第一营管带郜翔震，带兵二百余，分数路进攻都督府。于是振武率同马荣暨警卫队等到都督府前阅马场布置防御与敌军抵抗，李作栋、朱树烈等偕同卫兵数名保护黎公由左边后门走避蛇山后麓。予与铁仙则指挥府内兵役将楼上下灯火灭熄，并令兵役于都督府前后门堆置障碍物以防敌兵冲入。双方相持约二十分钟，卒因振武、马荣率同卫队抵死抗拒，郜翔震所部清军始不得逞。会陆军中学生代表耿丹，率领陆军中学生数百人来援，卒将郜翔震军击溃。予当囑令刘铁仙等迎黎公回府。时参谋部副部长吴兆麟，巡视各处军队自外归，

因与振武商议，谓现在都督府内分科虽多，但各自为政，如一盘散沙，非严加组织，不足以统一事权。现为稽查都府出入，禁止各军擅杀，侦取清军行动暨各国使领态度，应请都督在府内设立秘书处一处，高等侦探科、军法科、军需科、庶务科四科，俾各有专守。兆麟、振武即请予起草处科条例。予将条例起草后，晚十一时开紧急军事会议，振武当推予任高等侦探科长，而吴作麟、李作栋亦从旁解说，皆谓此事非有上智者不能胜任。予未便固辞，因暂允承之。予分该科为四课，辖步兵一队，骑兵两棚，楚威、平江、小飞燕等小轮船三艘。中华民国之有侦探科，此为第一次，亦即予到都督府之第一日也。

予略加筹划布置，即已夜半十二时矣。时府中所有人员因一夜一日之辛苦疲倦，咸皆寢息于楼上楼下地板之上，藉战蓬、报纸、册笈等以为被垫。予俟彼等熟睡时，乃将黄鹤楼众伤兵所谈工程营、楚望台起义前后情形及张振武、刘铁仙等所语于予者记之如下。昨晚武昌各营士兵之发难起义，有远因、近因两种。远因者，则由于中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先生及先哲先烈之号召宣传，前仆后继；近因者，则由于宝善里机关名册之被查抄，彭楚藩、刘尧微、杨宏胜三烈士之就戮，与步队三十标排长张延辅被捕之种种事变，致使各营士兵同志受到空前刺激。然其根本原因，乃为广大大汉民族不甘受外来势力支配宰割之自尊心所驱。

在武昌起义之前，武汉所成立之革命团体虽多，要以日知会、共进会为巨擘。日知会之组织，为孙逸仙先生所领导，当日知会成立未久，孙先生派乔宜斋偕同法国武官到汉，指示革命进行机宜。是时，日知会在汉口者，设于汉口之圣公

会内；在武昌者，设于高家巷圣公会胡兰亭牧师家。乔宜斋等到后，刘家运、朱于龙等开欢迎会于汉口日知会。事为满清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悉，乃于法国武官离汉后，封闭日知会，逮捕刘家运等。此为日知会最远之史实。湖南率之有共进会，乃由同盟会所分设。清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同盟会在日本东京议设十部，而十部中有曰联络部者，专以联络各省党会为主旨。遂由该部附设一共进会，刘公、孙武、焦大鵬等以同盟会会员资格加入共进会。未几，章炳麟因同盟会议决改组民报反对无效，欲使共进会同志脱离同盟会以为己用，然卒无应者。及至孙武等归国，在湖南、北进行革命时，日知、共进两会，虽皆为同盟会所组织，孙先生所领导，但其初彼此似若存有门户之见。嗣经谭人凤、胡瑛、居正等之奔走疏通，于是乃同趋共进，蔚为武昌起义之动力。

溯自武昌起义之先，湖北官宪防范甚严。起义之日，亦屡事改期，初拟八月初八日，继改于八月十五日，又改于八月十八日。迨至八月十八日上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装置炸弹，刘公之胞弟刘同，因吸烟不慎，炸药爆发，孙武面部被焚，以长巾蒙面，由后晒台逃走。一时俄捕房洋务局江汉关等之差勇齐至，搜去文告名册，孙武妹夫刘夔卿及刘公之妾某氏自外至。遂被捕。总督瑞澂、统制张彪等得报，震惊失常，当下令断绝水陆交通，调动军警巡查各城门各码头，禁止士兵请假，指令亲信卫队，按照名册分途捕拿。于是，在小朝街八十五号，以及小朝街巡警学社襄阳学社，黄土坡杨宏胜家拿获彭楚藩、刘尧微、杨宏胜、弁鸿勋、陈宏浩等三十二人，并按册查封各处革命机关。十九日天将晓，即戮彭楚藩、刘尧微、杨宏胜三人于督署门前。十八日晚九时许，工

程营驻楚望台左队目兵代表方兴，携带炸弹二枚及子弹数十排，由测绘学堂潜回工程营分发各目兵代表，并报告各机关均被破获查抄，捕去同志甚夥，宜于今晚发难，俾可将同志救出。督队官阮荣发、方知方在营中煽惑士兵，当令方出营。同时，阮又接得报告，谓方秘密分送炸弹子弹于各队中，阮立即派值日官右队队官黄坤荣，带兵追捕。方恐被追拿获，当投炸弹一枚。黄不敢复追，方乃逸去。时驻楚望台左队兵士马荣，闻得炸弹爆发声，遂报告队官吴兆麟请即响应。兆麟曰：是枪声耳，予亦闻之，必炮声乃可。是晚，至夜半十二时以后，竟不闻炮声，各营皆相持不敢发动。及至十九日上午，各营士兵同志，闻得彭、刘、杨三烈士就戮之讯，皆愤不欲生。未几，又有张廷辅被捕行将正法之事，且瑞徵于杀彭、刘、杨三烈士后，又命将各城门紧闭，因之阖城居民，群相惊恐。同时，瑞徵又令张彪传谕各协标营长官，凡各营中认为有革命嫌疑者，均一律搜捕拿问。于是影响所至，营中士兵，咸各暗怀恐怖，相互耳语，非即日发难，则不足以图自救而救被捕同志。遂相与沽酒豪饮，藉壮胆气，并放言谓，起义时有不从者，即先予以枪毙。因之未加入革命之兵士，亦多畏惧附和。此十九日发难以前之情形也。迨至晚七时，方兴复由楚望台潜回工程营，熊秉坤、金兆龙、程正瀛等适于醉眼惺忪中擦枪实弹，以作万一之准备。而后队排长陶启胜至，见秉炳等此种动作，厉声呵斥之，正瀛遂起而持枪以杀陶启胜，方兴复于室外向营房投以炸弹。督队官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闻炸弹爆发声，知有变，拔刀出而弹压。秉炳、兆龙、正瀛、方兴等，遂将阮荣发、黄坤荣、张文涛三人刺杀之。此为工程营发难之始。是时，营

中诸官长见陶启胜、阮荣发等被杀，咸各畏死避匿，士兵遂群起而取营中所存枪弹。会左队司书生周定原，建议全营士兵到楚望台集合，谓革命原定计划，发难后即占领军械局，楚望台为军械局所在地，而看守军械局左队队长吴兆麟又系革命同志，集合该地，则可会商革命一切进行办法。于是众兵士遂到楚望台集合。此次工程营发难，皆系士兵所为，无一长官参预其间。士兵以依赖长官久，一旦失却指挥重心，因之群相惊扰，秩序紊乱。各队中虽有代表，以无平时指挥信仰，亦无法维持。目兵代表，前队徐兆斌、容景芳、管心源，左队马荣、方兴、任正亮、张玉山、罗炳顺、孙元胜、汪长林，右队杨金龙，后队熊秉坤、金兆龙、程正瀛等有鉴于此，乃议举吴兆麟为革命军总指挥。兆麟初不受，谓自发难后，大家喧嚣紊乱，最犯兵家之忌，夜战以肃静为主，须严守军纪，服从命令，方可取得革命胜利。现在情形如此，我不能指挥。各目兵代表及全体士兵等齐声大呼曰：如有不服从命令，或临阵脱逃者，请总指挥以军法从事。兆麟至此始令各士兵重整队伍，到楚望台西而空地集合，先向全体士兵说明当时处置情形，略谓自我工程营发难到现在，约有一时许，各处尚无响应，其情形极为危险。且楚望台北有三十标，西有宪兵营，均是旗人，近在咫尺。我工程营士兵，现在不满三百人，须先发制人，下最大决心，以猛烈火力，迅速将宪兵营与三十标同时击散。此其一。炮队内同志极多，但在城外南湖，如无步兵掩护，则夜间行动，殊为危险，应派队伍促其响应后，掩护进城。此其二。电话电报，为交通利器，敌人可藉以传达命令，应先将附近电线割断，免为敌用。此其三。本军械所有军械子弹，为革命军之命脉，所有队伍，除分派进攻宪